



第431期
名誉主编:了人
主 编:王 伟



巴 雪 (外三首)

◎ 廖黑叔叔

初夏的中午,读两首堆雪人的诗
一首是余秀华的,一首是刘年的
都是很大的雪堆很大很大的人

确实,他们的雪又肥又白
适合堆一些女人和一些好人
也足以让我这个巴人羞愧

此生见过最大的一片雪,飞进了
那个没有围脖的颈项里。
而那年,我见过最大的雪人
坐在一个生锈的破脸盆里
悄悄流泪

黄 昏

天暗下来,不一定会下雨
就像分了行,不一定就是诗
平行的铁轨
最终在天际相交
挑起橘黄的夕阳,一闪一闪
仿佛是母亲铺在锅底
一张刚刚成型的麦饼
又好像病床上父亲偷偷吐出的
一声叹息

偶 忆

二十年前我才三十多岁
每天还在开着花
吐着香

那个夏夜也有最美的星
身边飞绕萤火虫
东一群,西一群
闪进竹林某处,熄了
又从另一暗处,闪出

我们坐在南山的水库边
听虫虫叫,听青蛙鸣

最后轮流讲鬼故事
讲得最吓人的那个兄弟
第二年就变成了故事

致农夫

我醒来时,第一件事
就是咬了你

你我都成了经典
一起被写进严冬的寓言
然后我背负骂名

世人读出了我牙间的毒
我看到了你眼里燃烧的冰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家协会副主席)

◎ 陈 益

蚂蝗上树?没有听错吧?但此事千真万确。20世纪90年代初,曾在贵州工作的一位老领导,带队徒步进月亮山考察脱贫攻坚,当经过一大片原始森林时,看见一条小溪流,溪水缓缓流淌,清澈见底,有许多漂亮的鱼儿在溪流中游动,于是,大家不禁驻足观赏。“不要停留,快离开”走在前面的当地向导大声催促,可还是晚了。当大伙跟上向导后,向导让每个人马上蹲下,他则拿出一把小刀,赫然从每个人的后颈处,刮出1-3条黄色的蚂蝗来,众人大惊,惶惶然。向导笑着说:“不用怕,这是旱蚂蝗,平时藏于路旁树的枝叶上,待人或某些动物路过,便精准掉在其裸露部位,待吸饱血后,自动脱落。大家不用担心,发现得早,刮掉了没事啦。”几十年过去了,这位领导每每谈起,仍悻悻然,面露惧色。

我第一次见识蚂蝗,记得是在6岁那年的一个夏天,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坝前的水田边耍水。突然,一条软软的青色的小东西爬上我的脚踝处,扯不脱甩不掉,吓坏了,哭着去找外婆。外婆一看,笑了笑,用拇指食指一抓一扯,然后走到坝子边上,把它扔进了水田。外婆说:“这是水蚂蝗,靠吸食人、水牛、鱼、螺、鳝等动物的血为生,离开水,它就活不了。”

我一直不明白,既然是吸血鬼、大坏蛋,外婆为什么不把它弄死,还扔进水里让它活?直

蚂蝗上树

到两年后,也是一个夏天,我的右小腿被蚊虫叮咬,恶痒难挡,于是用小脏手抓挠,结果散了毒,溃烂了一大片。经生产队的“赤脚医生”,大队的卫生所、公社和区里的医生诊治,敷药、吃药、打针输液都不见好,母亲急坏了,可老外婆像没事一样。有天,外婆悄悄对我说:“我能治好你的腿,就用蚂蝗。”我大惊:“蚂蝗?能行吗?”外婆笑着点点头。看着外婆慈祥的眼睛,想到有的同学见我烂腿嫌弃的眼神,我马上答应了。

说来很简单,外婆领我来到水田边,让我挽起右腿裤子,把脚伸进水田,喊我使劲蹬水,外婆则抓住我的肩膀,把我小脑袋搂进怀里,让我别看。不一会儿,外婆喊我别动了,问:“感觉怎么样?”我说:“又痒又麻。”大概二十分钟后,外婆说,好了。让我把腿从水田里收回,我一看,溃烂处恶心的脓和腐肉都没有了,只有几处在渗血。回家后,外婆用香烛灰涂洒在创面上,并简单进行了包扎处理。一个星期后,痂脱,小腿完好如初。这时外婆才告诉我,当时有无数条蚂蝗争先恐后而来,爬满了我腿上溃烂处,一批吃饱了,另一批又来,直到把脓和腐肉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这样想来,蚂蝗并非一无是处,外婆将其放生也是有道理的呀。

蚂蝗,学名叫水蛭,是一味上好的中药。据中央电视台《致富经》栏目介绍,江浙一带就有农户专门养蚂蝗,最大的蚂蝗可以长到一斤。

我的父亲

◎ 李 星

又是一年父亲节,思念如同窗外的月色,洁白纯真。泪水反复浸湿着父亲的黑白军装照片,这些照片已经有些泛黄。照片里,父亲剑眉朗目,伟岸挺拔,一表人才,父亲也有过美丽的青春和骄傲传奇的军旅生涯。

父亲兄弟姊妹7人,那个年代生活非常困难,而父亲在家排行老大,长期饱一顿饿一顿。15岁时,父亲便毅然选择了参军,只因当兵有饭吃,可以活下去。父亲是在吉林长春当兵的,虽然他文化不高,但很机灵,凭着吃苦耐劳精神和不懈努力奋斗,20岁就提干当上了排长。第二年,父亲回家探亲,后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母亲。母亲当时是赤脚医生,梳着两条齐腰的辫子,是她们那个生产队的队花。父亲和母亲一见钟情,父亲相中了母亲的漂亮及健康的体格,母亲也相中了父亲的精灵和军人骨子中的刚毅。结婚时,母亲穿着父亲送给她的军用解放鞋,自己背着一床棉被,在么姨的陪伴下就到父亲家去了。后来,母亲随父亲住进了部队的家属大院,负责在家带娃做饭,打扫卫生。

父亲是一个严肃又古板的人,有外人在的时候一般不抱我,导致我一直认为父亲不喜欢我。直至有一次我生病,父亲背着我往医院跑,趴在父亲的背上,感受着 he 伟岸的肩膀,突然觉得好幸福,任由他在楼上楼下一人群中穿梭寻找医生。醒来时,天已暗下来,四周围了很多

多人,我仍真切地看到,父亲急切灼红的双眸,竟含满泪水,看得出是强忍着的。那泪水深深地震颤了我幼小的心灵,我知道父亲是从不流泪的,一直以硬汉形象展现。那一刻起,我也终于知道,父亲是深爱我的,只是父亲的爱无形无声,重如山。

父亲从不以他自己为摹本来塑造我。于是,我并没有父亲的豁达与坚强,他只让我做我自己。父亲极其严厉,每次我犯错误,他就会让我自己去拿一条板凳来,把裤子褪下露出屁股趴在凳子上,随着清脆的“啪啪”声响起,父亲也红湿了双眼。但他也是非常疼爱我的,他总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出现,给予我支持和鼓励。我的童年在部队度过,这也让我从小耳濡目染了军人的生活和工作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陪我去看了一场战争电影,枪林弹雨的场面非常壮观,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从那以后,我就坚定了也要当兵的梦想,对军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,后来我也如愿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军人。

我6岁时的那个骄阳似火的6月,父亲给我买了人生第一本小人书《猪八戒吃西瓜》,抱着图书欣喜若狂的我,都没注意到汗水打湿了父亲军装,而那身湿军装将父亲的背影衬托出一个大大的爱字,那个年代能给孩子买一本小人书的家庭,条件算非常好的了。而我也是从这本书走进了《西游记》,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倒背

但看到这些镜头和画面,心里怎么也生不出美感来!仔细想想,大概是蚂蝗的形象所致。就像毛毛虫,尽管后来蜕变成了蝴蝶,但也没有人会去喜欢毛毛虫吧?在蚂蝗的同类中,靠吸血为生的还有传播疾病的蚊子、专吸牛马等大动物血液的牛虻,更有大海里凶狠的鲨鱼。这些东西很是令人讨厌和畏惧。但是,又不能彻底消灭它们,而且也根本消灭不了!这也许正是大自然的神秘所在,也许正是人类探索和追求的动力所在。

重庆江北区有个地名叫“蚂蝗梁”,是去猫儿石原重庆造纸厂和天源化工厂的必经之地。每次路过,我都会想起以前农村水田里那“闻声而至”的蚂蝗来。有朋友就此嘲讽重庆人没有文化底蕴,所有地名都很粗俗,像“烂泥坑”“白马凶”“白鹤梁”等等,没有四川成都人取的地名高雅,如“武侯祠”“春熙路”“龙泉驿”等等。我不以为然,直白有什么不好,要知道,通俗,是所有文字和语言的最高境界!依地理形状取其名,形象、精准、易记!这也反映出了重庆人耿直的性格、豪放的脾气和大气的秉性!“蚂蝗梁”等地名直白贴切,虽土不俗,看到或者想到,就会勾起岁月深处的那份缕缕乡情,顿觉分外亲切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如流里面的人物,而现在,这一切只能隔着岁月的河流端详了。最终,父亲抵不住病魔折磨,还是不愿意地离开了我们,但他的军人优良品质永远留了下来。

一个普通的父亲,一名合格的军人,用言传身教的成长经历,让我崇拜和爱戴。现在,我已经长大成人,也光荣地完成服役义务,做了一名合格的军人。父亲的口头禅是:“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,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”在父亲永远离开我们的前一刻,已不能言语的他,用一双眼睛紧紧地锁住我们,他的目光里沉淀了太多的内容。当时的我,还不能完全了解他未说出的所有语言,终于在多年以后,我才彻悟了那些目光的含义,才明白了他怕我成长的日子多风多雨,才理解他对母亲未了的挂牵……而我现在,只能望着这些照片发呆,不知向谁去索还那些飘逝的岁月,又如何填补那海洋一般深深的情感。

我常想,有时父亲离我很远,远到抓不到他的手,无法再拥抱;有时父亲又离我很近,近到一闭眼就能看到,在脑海里谈笑风生。父亲是我深埋于地下的根,陪伴我一生一世的根!在父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,我想对父亲说一声:“父亲节快乐,我已在您的根上发芽,我也是父亲了!”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开州区温泉镇人民政府)

仲夏的梦花蝉影

◎ 王小梅

郁郁苍苍的夏日林间,一只只蝉儿蹲踞在树上竞相飘歌,那激荡开来的热情将空气熏暖,只见昙花垂挂的花苞——逐渐膨胀,预言之今夜将会有多少位月下美人来访。

高歌一上午的蝉,午间会有段歇息时刻,接着仿佛指挥棒突然扬起,众蝉齐声展喉;有时唱累了,这树林与那树林的蝉会轮番上场。傍晚时分,一时兴起,拿出了爱尔兰锡口笛与乐谱,在林树围绕的露台上吹将起来,从《奇异恩典》到《漫步莎莉花园》,从《丹尼男孩》到《夏日最后的玫瑰》,从星星索到江宽水阔,最爱让笛音反覆徘徊于罗莎湖畔,据说此乃一位苏格兰战俘预感自己死期将至,于是写了这首《罗莎湖畔》,托幸运被释放的牢友,带回去给他住在罗莎湖边的爱人……悲伤的音符穿过潮涌的蝉浪,穿过时间穿过生死,仿佛沸扬的歌声里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。

夜晚点亮檐下的灯,不一会儿飞蛾便扑飞过来,此时于露台上行走须格外小心,以免踩到停歇在地板上的蛾类或其他昆虫。日前来了一只长尾水青蛾,停飞灯罩上,有如仙女般灯光映照出她美丽淡雅的水青羽衣,正当我凝神观看之时,突然一只熊蝉闯入,见它慌乱东

撞西撞,不断地跌落地板发出沉重的撞击响,应该很疼吧!已近尾声的生命总让人伤感。

过了好一会儿,熊蝉终于安静下来,我引领它爬上柱边装置的相思木上,它却爱上我的手指头,遂带回屋内给它一小段樟木,似乎挺满意这立足之木,安静地当我的模特儿,我手指一伸近它便转移过来,仿佛对我有一种依恋,也许是我对它有一分不舍。终究仍须将它放回屋外的相思木上,不知天亮时是否还能再见到它。

彼时屋旁的昙花正一朵朵地绽放,皎洁如雪的花颜,缕缕芳郁在风里飘散开来,剪了几朵瓶插,整个屋子整个夜晚整个梦境,遂沉浸在清幽的花香里。

人与天地有情的相遇相处,或许有其幽微的密意。隔日清晨发现,那只熊蝉四脚朝天的跌落在台阶上,我将它拾起,感觉脚力弱了些,它在我指间安静地爬了一会儿后,突然奋力展翅飞向枝梢,消失于树丛间,仿佛是一种道别。

夏季是蝉的季节,除了高亢的求偶热歌,到处都可见到它们的身影,以及一只只空壳的蝉衣,而造访我露台的除了体型大、叫声响亮

的熊蝉外,还有翅膀全透明,翅脉颜色与体色、脚色相近的薄翅蝉;草蝉则体色多变,翅脉部分呈翠绿色;还有喜欢在清晨、黄昏时鸣叫的骚蝉;另外也有长得不像蝉的蜡蝉,如外观似绿色豆荚,遇到骚扰会以弹跳方式飞离的绿瓢蜡蝉;形体像蛾,上翅布满绿褐色粉蜡,翅缘各有一枚三角形白斑的白痣广翅蜡蝉等。蝉的种类繁多,令人眼花缭乱,它们具有趋光性,常常会在夜间来访。

山村夜凉如水,皎洁出尘的昙花美得如梦,朵朵恬然绽放于夜色中,此时众蛾不断地围绕着灯座扑飞,在我关门之际,有只蝉倏地飞入屋内,发出“唧唧——”声,柔弱惹人怜。它抓着我的手指也不飞走,只是安静地停伫,让我怀疑我的手指是否有一种安抚的能量,或者只是被当作树枝。每年夏天的一期一会,都是生死缘遇啊!蝉儿羽化飞上枝头引吭高歌,大多只有短短的二至四周,然后落地而死,犹似昙花的开谢匆匆,相较于无限生命,一夕或一生都只是瞬间,但纵使短暂,也要如昙花优美芬芳地盛开,也要如夏蝉绝不虚度尽情地高歌……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清泉小学)